

(下册)

命海扬尘

MINGHAI YANGCHEN

一个女教师的坎坷人生

潘赤华 ◇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命海扬尘

一个女教师的坎坷人生

(下册)

潘赤华 ◇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命海扬尘：一个女教师的坎坷人生 / 潘赤华著. —
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0.6
ISBN 978-7-5360-5963-4

I. ①命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4523号

责任编辑：颜展敏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瑞杰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38.75 1 插页

字 数 1040,000 字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80.00 元 (上、下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下

册

三十五

夜闯私宅骂声起，面责反党梅母疯

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，雷英就出售党票，但要不和金晖同流合污的人才可以购买。结果梦园中学党支部在一夜之间，就增加了不少新鲜血液，连诱奸女学生、在社会上臭不可闻的人都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了共产党的大门。

共产党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，又处于执政党的地位，“文革”时，不少江湖骗子、流氓恶棍、民族败类都钻了空子，窃取了党票，举起了魔棒，噼噼啪啪地向群众打将过来。被打死的人莫名其妙，在九泉下也不瞑目；劫后余生者，还心有余悸。直到那些人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，他们才松了一口气，并祈求悲剧别重演。因此，艾红就直言不讳地对雷英说：“记得你给大家上党课时说过：‘入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庄严无比。’现在却有好些人没经过自己积极争取，就突然被你看中了而拉进党里，这似乎不妥吧？群众对此事反应很强烈。”

“不妥就去告我吧，大义灭亲多告几次，丁一凡就会赏识你，让你当校长，我这个爵位就可以世袭了。”

“我不是你眼中的许碧云，自家人何必这样讽刺挖苦？若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，你就不妨直说吧！”

“哼！你如果还把我当作自家人，就不会既写退房声明，又签名告状了。我看你比许碧云还可恶，可怕！”

“签名告状？我在哪里签了什么名告了什么状？”艾红如坠烟雾里，便问，“我告了你什么？”

雷英想，你不敢承认，说明你还怕我，惧我的权势，就继续板起脸孔说：“这，你比谁都清楚，别装蒜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总不能说贴在告示栏上的退房声明不是你写的吧？你大公无私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我这个冒牌的党支部书记早该引退或落油锅，让你来接替了。”

“那张‘退房声明’是我亲笔所书。至于签名告状的事，你说我有份就有份吧。我知道婆媳相处，不被误解是很难的。”艾红既满肚委屈，又满腔愤恨。她想起了许碧云在会上的发言，就字正腔圆地说，“就是共产主义也要按需分配！那套房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它，你却硬要分给我，那些需要它的老师，又得不到。你别怪人家对你有意见告你了。”

“连你都忍无可忍，要告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说是就是吧，我无话好说。”

“滚！给我滚出去！我不要你这骚货做儿媳！”

“我本来就名花有主，是你教唆雪经天横刀夺爱毁了我的幸福！这笔孽债，应该我来向你讨才是的！”艾红一說完，就丢下儿子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
儿子在后面大叫：“哇，妈妈，妈妈，我要妈妈——我要妈妈——我要——妈妈——”

雪经天跟着儿子哭起来了。雷英抱着孙儿来回踱步，压着心中的怒火，用非常柔和的声音呜呜地说：“宝宝乖，不要哭，奶奶和宝宝去康州看猴子演戏。”

孙儿不理睬她，继续扯开喉咙直喊，手脚乱蹬，拼命挣扎，不要她抱。雪经天边抹眼泪边接过儿子，哽咽着对他说：“乖，别哭。等一会儿，爸爸和你去找妈妈。”

雷英狠狠地瞪着雪经天吼：“那年，你父亲死，你都没这么难过，现在老婆才走了几分钟就哭了。看来，‘儿大不要娘’的古训没错。”说着，自己也哭起来了。

“妈妈，恕儿不孝，不能奉陪。”雪经天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连叩了三个响头后，就起身抱起儿子出去了。

这时梦园上空浮着的阴云，一层一层地紧迫起来。本是神经质的雷英站在窗前不断地抹眼泪。雪经天很快就被雨雾吞没，但那孤独的皮鞋声却久久地敲击着窗前母亲的心。北风凛冽，寒气逼人，似有若无，压在地球表层上面。牵挂着子孙的雷英马上抛下自尊，卸去耻辱感，走进卧室忙乱了一阵，就拿着两把伞和一个包袱追出去。

一路都不见子孙的踪影，直追到艾家的门口才停步。她抬起手刚要敲门，屋里就传出了摔碗摔筷的声音，接着就听见儿子说：“你要体谅我妈的心情。金丝猴、大魔头、右尾飞砣和刺猬那班人，已让她伤透脑筋了，你又贴出退房声明，公开和她分道扬镳。这样，大家就会说她众叛亲离，放肆地和她作对。她这个校长怎么当，还能开展工作吗？你叫她怎能不恼怒你？将心比心，你是她的话，恼怒不恼怒？”雷英想，儿子就是儿子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他始终都是疼爱和理解母亲的。看来，我错怪他了。

“如果我不退房，大家就会说我生霸死霸而恼怒我。老实说，被你妈恨好过被众人恨。因为你妈是个行将就木的人，还能恨我多久？众人却要恨我一辈子，我的仕途顺利不顺利，还得看他们的脸色，要有他们的选票。”那是艾红的声音。雷英听得毛发直竖，心里直骂，你这个骚货官迷心窍，要官不要情。这样的野心家不要也罢。天儿，离开她吧！她比毒蛇老虎还可怕。你与虎同眠，与蛇共枕，能不被吃吗？与其被她吃掉，倒不如将她打死！她正要推门进去，又听见儿子说：“原来你是这么自私的人，我妈待你不薄呀，你为何对她如此冷酷无情和残忍？”

“你和她的口头禅不是‘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’吗？为何只准你们自私，不准我自私？你们何止是冷酷无情？简直就是丧尽天良！你们又何止残忍？简直就是残暴！比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行为还残暴！我把房子退了，减轻了她的压力，替她平息了众

怒，你还说三道四，以怨报德，真是给个良心你，也当狗肺了。”

“你那么有良心，就不会签名告我妈了。”

“原来你也这样认为，难怪你只相信她的胡说八道，而不相信我的肺腑之言了。你们母子是切肉不离皮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亲得很。我呢，只是你兽性发泄的工具，生儿育女的工具。没血缘，自然无亲情可言。你滚吧，滚回你妈处，抱着她睡觉，尝尝穿破鞋的味道，然后造出一个既是弟弟又是儿子的怪胎来，就有条件再霸学校一套房子了，将来医院分房，又可以分一套，真是美不胜收。良心长了肉茧的人，是不怕乱伦的……”

啪啪！两个耳光打在艾红的脸上。艾红杀猪般地嚎叫：“他妈的！你有什么权利打我？我跟你拼了！”

“你吃了豹子胆，敢打她？我们养到她这么大，都未曾打过她。”艾红父母怒不可遏，一齐上前揪住雪经天说，“今天我们拼出老命，也要和你论理！”话音一落，4个人就扭打成一团，家里变成了战场，卧室里那个哭累了刚睡着的孩子，被惊醒了而沙哑地哭着，也无人去抚慰他。

雷英的心像是着了火似的。她想，这样纵容，那骚货怎能不刁蛮？于是她就把自己的身份丢到爪哇国去了，用脚去踢门。门没上闩，一踢就开。她一阵风似的冲进去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一家三口都是没人性的禽兽，以多欺少。你有十月怀胎的辛苦，我也有十月怀胎的辛苦。我也未曾打过他，今天被你们全家人打，我能袖手旁观吗？”说毕，一掌就将艾母推倒在地。艾红发疯似的用头撞她，拳头雨点般落在她身上。雪经天忙上前挡住艾红的拳头护住母亲。他仗着高一截的优势，伸手去抻艾红的耳朵。艾红在大学读书时，曾练过拳，能腾挪蹿跃，招式险怪，散手一打开，雪经天就莫名其妙地被她钩住了手腕，动弹不得。她又左手出穿云掌，四指直抵雪经天咽喉下，如果不是她手下留情，雪经天的喉结就被戳裂了。这臭婆娘何时练了拳？雪经天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往后一跌，就重重地摔在地上。艾红一直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懂得一点拳术，是雪经天逼得她走投无路，才出招的。

艾父扶起老妻，五脏六腑像要裂开一般，喝令女儿：“红红，别打了，让他们作威作福吧。苍天会收拾他们的，别弄脏手了。这里是我家，不容你们这两个‘在鹭鸶腿上劈肉，在臭虫皮上刮漆’的妖精禽兽久留。地皮的泥都给你们刮光了，再也没有东西送你们了，快滚吧！”

艾红说：“雪经天，若不是杀人要偿命，我今天就非要你们的狗命不可！不是看在儿子剑辉的分上，我今天就非要让你残废不可！滚吧，这里不是你家，别回来了！”

雷英见儿子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疲乏的眼睛给雨淋得通红，嘴唇也裂了。心一酸，气又上来了，随手就拿起组合柜上的暖水瓶，狠狠地向艾红砸去。艾红轻轻一闪就避开了。暖水瓶“砰”的一声落在地上，滚热的水流了一地。但她仍不解恨，又举起一张凳子，猛地向电视机砸去。艾红一个箭步上前，将凳子接住，冷笑着说：“老妖婆，尽管出招吧，我奉陪到底。如果不够人手，就回去搬救兵吧！将你的公子王孙、掌上明珠、地上地下的老公、死祖宗活亲戚都搬来吧，让我开开眼界，领教一下他们的拳脚。”

雪经天忙拉着母亲出去。刚走到门口，就碰见梅壮峰，雷英想问他来找艾红做什么，却被儿子死拽硬牵走了。

梅壮峰是去探望姨妈而路过艾红家门的，无意去串门，但他看见雪经天脸上的青紫伤痕后，不禁疑心大起，难道他们夫妇打架了？算死草又来干什么？莫非又为那套房的事而争吵？好奇心终于使他走进了艾红的家。他目光所及的都是满地的狼藉，乱得一塌糊涂，桌凳七横八竖，玻璃碎片遍地开花，站没处站，坐没处坐。一家人愁眉泪眼，长吁短叹。良久，艾红才过来招呼他坐在沙发上，并向他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及其前因后果。

雪经天扶着母亲，四只脚两双鞋在江边的一条沙路上印来印去。雷英说：“你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子汉，怎会被老婆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？”

“你有所不知，那个臭婆娘有两套散手的，而且出手回回夺

我命，我和她再打下去，只有吃亏的份儿。”

雷英想，你疼她就疼她吧，别找借口来搪塞我了。我从没听说过她练过拳。越想越觉得儿子没出息，就问：“我记得你也练过拳，怎么就派不上用场？”

“我练的是花拳，好看不中用，目的是在强身健体，而不是降服对手，害死自己了……”

“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了。我不是要你打死老婆，而是别让她骑在头上拉屎撒尿！”

雪经天知道越说越惹她恼，便不敢再说什么，心想，我现在是块夹在母亲和老婆之间的夹心板，两面受击。母亲说我争老婆，老婆又说我争母亲，我今后就装聋作哑算了。各人都在生对方的气，两人默默地走着。他们从大街转到小巷，白天的气息已在小巷敛尽。薄暮的冬寒也让人警觉起来，才迷迷糊糊地知道已到梦园。暮色渐浓，阴转为昏，昏凝为黑，黑得浓厚的一块，就是他们所住的那幢教师宿舍楼。

不知哪段线路出了故障要维修，停电了。代销店里蜡烛供不应求。一户只准买一支，也还有人买不到。无蜡烛的人家乌灯黑火，有蜡烛的人家，也只有一朵苗条的火焰摇摆伸缩，屋子里的影子跟着活了。雷英看着那活动着的影子，心情更加沉重，满脑子都是梅壮峰的影子。她想，连梅壮峰这个书呆子都闲不住，到处乱窜，协助金丝猴搞公关，还有谁能静得下来教书？他知道我们今天的同室操戈后，势必会加油添醋地搬弄是非，弄得满城风雨。不行，我得马上去封住他的口，别让他到处乱吠，扰乱人心。因此，凳还没坐热，她就拿起手电筒，带着儿子和丈夫到梅壮峰家里去堵嘴贴封条。

梅壮峰到姨妈家里还没回来，妻子有事出去了，儿子在大学读书，家里就剩下73岁的老母亲。她一个人无所事事，又无蜡烛，屋里漆黑一团，便上床睡觉。她听见敲门声，以为儿子和儿媳忘了带钥匙出去，忙起身开门。门一开，3个如狼似虎的人就冲进来。雷英用手电筒照来照去都不见梅壮峰夫妇，便认定他们

出去串门，传播她的丑闻，就恶从胆边生，恨自心中来，翻箱倒柜，变声变调地乱喊乱叫，丈夫和儿子也在一旁起哄助威。雷英想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，你母亲还在这里，你去串门搬弄是非，我就在这里炮制你母亲，这叫做等价交换，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她伸手揪住老太太胸前的衣服，变声怪吼：“你的龟儿子为何要签名告我？他告我就犯了反党罪，反党就要杀头！我现在就来抓他去杀头，你交出他来！否则，连你也杀掉！”儿子梅壮峰是老太太的命根子。她守了一生的空房，儿子还没降生，丈夫就漂洋过海到异国谋生，然后又在他乡娶妻生子，从没回来过。她好不容易才将儿子拉扯大，还勒紧裤带供他饱读诗书。儿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，“反右”扩大化时，被划为“右派”；“文革”又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，成了专政的对象。红卫兵、革命派甚至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所以现在一听到杀头，她就两眼发黑，接着就是一声划破夜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雷英心一慌，就松开手。老太太“劈啪”一声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雷英、雪经天和史逸志都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，赶快逃遁。

不久，梅壮峰回来了，他见到倒在地上的母亲，来不及摸她鼻子有无气，就送去医院急救。经过医生的一阵忙乱后，老太太终于睁开眼睛，但不认识眼前的儿子和儿媳，一味抹泪喊：“反党，签名告状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杀我的儿子！”喊完又跪，跪了又喊。她疯了。梅壮峰带着她一次又一次地去康州疯人院，耗尽资财，却不见效，母亲仍是疯疯癫癫的。人们有事找梅壮峰，刚踏进门，她就跪下求饶说：“反党，签名告状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杀我的儿子！”弄得人们啼笑皆非，莫名其妙。因为担心人家杀她儿子的头，整天哭哭啼啼，令左邻右舍不得安宁，妨碍了大家的休息。老师们在梦中被她的哭喊声惊醒后，总是长叹一声：“可怜呀，冤哉！枉哉！”

这样，雷英又找到借口了：“你母亲整天吵吵闹闹，搞到学校不得安宁，不宜在校园住。否则，学校的教学质量下降了，你

得负全部责任。”

梅壮峰浓黑的眉毛被气到拢在一起，低低地压在眼睛上面，恶狠狠地瞪着雷英，他们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势一触即发。他指着雷英说：“你好阴险毒辣，停电之夜趁我不在家，摸黑撞进我家，吓疯我母亲。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却来赶她走，你是否要把我们赶绝？”

“你有何证据说我吓疯她？”雷英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，“拿不出证据，就是诬陷，诬陷就要坐牢。”

“你敢向天发誓不是你吗？”

“我没做，为何要发誓？那些动不动就向天发誓的人，是做贼心虚，要借天的力量来壮胆罢了。”

“有没有做你自己清楚，黑心肝厚脸皮的人是什么都说得出干得出的。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。但你要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其不报，时辰未到！”

母亲整天吵吵闹闹，影响大家的休息，梅壮峰于心不忍，但被雷英这样逼迁，又心有不甘，自己却又无法改变现状，就只好自我安慰：苍天无眼，世道不平，我势单力薄，铲除不了罪恶，拯救不了善良，报不了家仇母恨，只有回避，保存实力，待机再战，反败为胜。然后，就极不情愿地搬出去了。艾红借了一间闲置的屋给他一家人栖身。住了半年，那天他和妻子下班回来，不见了母亲，就到处寻找，还报警登广告，后来在一个废弃了的水坑找到了她的尸体。

热衷于报复整人的雷英，将梅壮峰的母亲逼疯致死后，心就更红，眼底就更发亮了。尽管丈夫和儿子都于心不忍，不愿意再跟着她去干那伤天害理的事，但她还是要干。这天晚上，夜幕一降临，她就带着几个满身杀气的既得利益者，一阵风似的闯入仵金山的家里。仵金山那个正在洗澡的4岁女儿害怕得哇哇大哭，带着满身的肥皂泡从澡盆里蹿出来，扑到父亲的怀里。仵金山怒不可遏地质问：“雷英，你们把我女儿吓成这样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来找你算账，吓不坏她的，让她亲眼看看父亲的可耻

下场也好，免得她长大后，又像你这样心毒如蝎，到处害人。”雷英两手叉腰，头一偏，冷笑道，“给你女儿上堂政治课，帮你教女，你应叩头感谢我们。”

那几个人快步涌上来，将卮金山团团围住。女儿看到这一情景，两腿钳着父亲的腰，双臂紧紧地抱住父亲的颈，大声哭求：“别打爸爸，别打爸爸……”

“别装腔作势，有本事就将我打死！”卮金山怒斥他们，吩咐妻子说，“把孩子抱回房里去，别冷着她。”

雷英说：“冷病了有医生，急什么？还是让她在这里见识一下好。一个人没健康的思想，即使有健壮的体魄，也是一具行尸走肉，还会成为人见人憎的恶魔。”

卮金山的妻子抱着孩子走了两步又折回来，雷英以为她要来打自己，忙扎紧马步问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！”

“好了，你快把孩子抱回去吧，跟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两脚兽有何好斗？”卮金山边说边推妻子回卧室。

雷英抓住卮金山的肩膀问：“谁是两脚兽？说！”

卮妻又转过身来，怀里的孩子哭求：“妈妈快走！”

卮金山挣脱雷英的手，将妻子推进卧室，随后将门关住，才转身回答雷英：“是你，怎么样？”

“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，还讲什么人性？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人民的残忍！”雷英气得哇哇大叫，“过去，我对你太仁慈了，你才那么放肆。你对我不仁，我就对你不义。你现在已调离梦园，就不能在这里住了。我限你在一周内搬走，否则，后果自负！”

凌志说：“卮老师，学校对你够宽大了，别的单位，早就赶你走了。因此，你不要再有什么怨言了。”

“这样整我就叫宽大，我到底犯了何罪？”

“你犯了诬告罪！”雷英说。

“我诬告了谁？你不妨说清楚。”

“你不知道诬告了谁，总知道谁叫你签名吧？”

“签什么名？没人叫我签名！”佴金山更加莫名其妙。他本来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、胆小怕事的人，金晖从未跟他私下议论过雷英的事，更不敢叫他签名。

“这样说，你没有签名啰？别装蒜了，我没时间跟你啰嗦。你必须按时搬迁出梦园，拖延半天都不行！”雷英一說完，就带着那几个人扬长而去，不容佴金山解释半句。

佴金山搜肠索肚都想不起自己做过签名告别人的事。我既不交朋，也不结仇，更不涉足是非场地，怎就招惹了她？这岂不是祸从天降？当时二中的住房比梦园还紧张。他苦苦哀求，二中的校长才想法给他腾出一间6平方米的楼梯间。连老母亲在内，一家四口，挤得下吗？别说住人了，就是家具也放不下。当时二中还比较偏僻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经常上夜班，安全没保障。期限到了，他仍无法搬迁。雷英三番五次地下逐客令，还叫学生逼他强行搬迁。学生知道了他的困境都动了恻隐之心，不肯助纣为虐，气得雷英暴跳如雷，说他妖言惑众，挑动学生和校长作对，到区府去告状，还将区长请来了。他摆实际困难，讲得唇焦舌燥，区长仍说：“不行，我至多再给你半个月的时间，到时你仍赖着不走，不要说你，就是你的妻子，都休想在我区安身立足了。你们就‘下海’或到北面那大山沟去呆一辈子吧！我们是和上面通了气的，现在先和你打个招呼。”

佴金山想，如今官为刀俎，民为鱼肉，我一介草民只好任人宰割了。他恨不得明天就离开梦园这个是非之地，快点搬走，但自从那晚被惊吓之后，女儿就伴着药煲，苦苦的药汁浸透了她浑身的细胞，却换不回她脸颊的红润，反而将家中的一点积蓄都花光了，哪有钱买房子？他准备到北面的大山沟去算了，谁叫自己不是刀俎，而是鱼肉呢？但在明珠镇长大的妻子却坚决不去。无奈，他只好和附近农村的农民租借了一间柴房暂时栖身，然后再求助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，东拿西借了一点钱，买了一块地，到垃圾堆里拾砖头石块，自己动手垒房子，挡挡风雨。

黑名单上的人还没报复惩办完，雷英又发现那班青年教师围着金晖团团转，就怒从心中起，恶从胆边生。

单身宿舍的那班青年教师都是还没妻室的人。业余时间，他们都喜欢聚在一起打扑克、下棋。金晖、石林和沐梦影也有此爱好，茶余饭后便加盟他们的队伍。雷英抓住这一点，借题发挥，大会小会都指名道姓批评指责他们。听得多了，他们就当她说疯话，依然我行我素，气得她七窍生烟。一天晚上，她透过夜幕，看见金晖从浑谷昱的房里出来，就顿生疑心。走到窗前，又看见浑谷昱在写东西，就认定他是受金晖的指使写告状信。她在心里直骂，你这个乌龟王八蛋，旋风钻到肚里——邪风入内了。我好歹都是你的老师，你怎能打完斋就不要和尚？你这样忘恩负义是要遭雷劈的！她勃然大怒，十万火急地撞开门，冲进房里，将放在地上的一煲水踢翻了。水流了一地，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。浑谷昱吓了一跳，忙丢下手中的笔站起来。他见是横眉怒目的校长，自己当年的数学老师，心里不禁一颤，寒毛直竖，不知所措。雷英什么也没说，就火烧眉毛似的抓起桌上那几张写满了字的信笺，塞进裤袋里。浑谷昱的心里猛然蹿起一股火。你再横蛮，也不能没收我写给未婚妻的情书，干涉我谈恋爱。他搓手跺脚，央求说：“校长，请给回我。”

“给回你？没那么容易，这回人赃并获，证据确凿，你跳下黄河都洗不清了，还是从实招来吧！”

岂有此理，我谈恋爱都要向你汇报！我的学生时代已结束了，你这老师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干涉我和异性的交往了。他越想越难理解雷英的行为，越难理解就越不知怎么解释。他先是面红耳赤，继而是啼笑皆非，最后是怒气冲天，伸出手说：“给回我，快给回我！否则，我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“等大家都看完了，我自然就会给回你，你急什么？”雷英两手插在裤袋里，边说边往外走。

什么？还要拿给大家看？你是疯了吗？就是父母也无权干涉我，何况你！你管得太宽，做得太过分了！浑谷昱几乎不敢相信

自己的耳朵，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了，左手一把将她揪回来，右手伸进她的裤袋里。雷英急了，用手拼命地捂住裤袋，口里大骂：“你这个畜生，竟敢耍流氓！”

浑谷昱边抢边骂：“他妈的！我挖你祖坟吗？”

雷英的血全都涌到头上了，个个毛孔都仿佛在喷火，一掌就扇过去。浑谷昱躲闪不及，脸上挨了一掌，火辣辣的疼。他刚用手摸一摸，看看有无出血，雷英的第二掌又到了。他头一偏，就躲过了，然后反手将雷英的手抓住，用力一推，她就劈啪一声倒在地上。她忍着痛爬起来，但没拾起理智，拿起一张凳子，朝浑谷昱砸过去。浑谷昱也火遮了眼而失去了理智，接过凳子，又用力掷回去。两个人就这样一招一式地打起来。雷英老羞成怒，出手狠毒；浑谷昱犹如被激怒了的狮子，动作迅猛，招招到位。雷英毕竟是年老体弱，才几个回合，就上气不接下气了，一个躲闪不及，就被浑谷昱打倒在地。她挣扎了几下，都站不起来，就索性赖在地上不起来，张开喉咙大喊：“救命——”

那班下棋打扑克的老师闻声赶来，看到这样的场面，都哭笑不得。雷英气急败坏地命令他们将浑谷昱抓起来，扭送派出所，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呆立着；她又疾言厉色地下着命令：“你们马上把他抓起来！否则，作包庇罪论处！”还是没人动手；她就三尸暴跳地站起来，指着他们吼道：“快给我动手！”他们仍像打木桩似的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浑谷昱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抓你才对，你到处寻仇觅恨，惹是生非，跑来我这里胡闹。快把信还给我！”

“要我把信还给你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！”

无奈，浑谷昱只好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那班青年教师听了，齐声说：“自讨苦吃，该打，该打！”

雷英怎会相信浑谷昱的话？你无非是想骗回那封信，耍花招罢了。老娘才不会上你小子的当！这回我要让那些被你诬告了的人剥你的皮，拆你的骨，食你的肉！否则，难解我心头之恨！她狠狠地瞪了大家一眼，就拂袖而去。



回到家里，她就掏出那封信来看。只看到“亲爱的”三个字，就将它丢在地上，然后捶胸顿足，长吁短叹，骂自己：“混蛋，一无所获，自讨其辱，赔了声誉又挨打！”她恼怒地坐在太师椅上，无法吞下这口窝囊气。心想，我一个堂堂的校长被自己的下属、学生粗言滥语骂了一顿，又打翻在地，怎有脸见人？罪证没取到，又弄了一身的伤痛，这代价实在太大了。我不能这样白白地被人凌辱，要将仇恨加倍地奉还给他。他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罢了，有何了不起！我有权支配学校的钱，运用学校的资金去打通关节。你有吗，臭小子？跟领导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梅壮峰、仵金山的下场，已有你看的了。你不吸取教训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她给自己注射了强心剂后，精神振奋了。第二天，她就带着那副受伤的躯体去见区长。浑谷昱也不是吃素的，连夜将状纸写好，天一亮就上路，将诉讼书送到各级“包老爷”的手里，而且在教育局和雷英相遇。雷英在心里说，这家伙年纪轻轻就会这一套了，莫非又是金丝猴、大魔头、有尾飞蛇那几个家伙教唆的？真可恨！

丁一凡看了浑谷昱的诉讼书，又倾听了各自的陈述后，直在心里骂雷英自取其辱，但又不便说出口，就对浑谷昱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我会妥善处理这事的。”

浑谷昱一走，办公室就只剩下两个人了。丁一凡说：“雷校长，你跟自己的下属打架，会不会有失身份？况且这事的起因是你的疑心，就更不像话了。当然，你这惊弓之鸟的心情，我也理解，但不能草木皆兵呀！这样发展下去，恐怕将来学生做作业，在你眼里也变成写告状信了……”

“我的疑心重，当然不对，但他这样以下犯上对么？他还是我的学生呢！打老师的学生，总不能说是好人吧？”雷英忍不住，打断了丁一凡的话说。

“我们的祖先看不起蛮夷，现在的西方人看不起东方人，城市人看不起农村人，富人看不起穷人，上司看不起下属或下属看不起上司，全无学生看不起老师那样厉害丢人。因为他们的审美